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75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二三养记

南京逸鹤

算上春节假期,我在家整整窝了一个月。起因是在搬土过程中崴了脚伤了筋。我没有接受医生做手术的建议,仅是打石膏固定后回家静养。

对于养花草,喂鱼遛狗,本无甚兴趣。一是平时确实太忙,无暇顾及。二是觉得花鸟虫鱼普遍娇气,与我随性跳脱的习惯不太契合。

开启养花之门,纯属偶然。应该是看手机刷视频时动了心思。时长仅有几十秒的视频里,目睹一颗种子埋在土里、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、落叶、枯萎,人生一世,恰如草木一秋。当然,视频的落脚点是做广告卖花种售树苗。

一念起,万水千山。种子秧苗花盆网购容易,出乎意料的是取土太难。都市生活,高楼马路,水泥钢筋的丛林,哪里有土?少许绿地上倒是有土,但破坏公共绿地违法的事不能干。好在朋友帮忙,从正在施工的工地上取了两包土,老式蛇皮袋子,装的满满当当,送到家门口。感激,兴奋。送别朋友后我把两袋土抱进家里。一脚踏空,人跌倒,土散落,一阵撕心裂肺的疼,脚踝肉眼可见的肿胀起来。“养花”尚未破题,竟然直接切换到另一环节——“养伤”了。

无可奈何地被动“闭关”,没有打掉我养花草的兴致。可能是网购了养花草的缘分,手机上不断向我推送各类养花用品,比如花土。土还能卖?我又被刷新了认知。品种还很多,普通的纯土,包括黄土、黑土、红土、沙土,贵一些的营养土、羊粪土、椰砖土,甚至还有按照配比做好的各类花草的专用土。除了土,还有花苗菜秧果树苗。陷入养花“迷宫”的我,干净利索地买了3包120斤黄土、5包营养土、2包羊粪土、6包椰砖土、4棵阳光玫瑰葡萄苗、5棵车厘子树苗、2棵丑橘树苗。另外还有2包韭菜种根,两种辣椒种子。其他如矮生番茄、盆栽小西瓜、水果黄瓜、懒人丝瓜、奶油草莓甚至大葱、大蒜、小青菜等种子各1包。各式花盆又增购了一大批。

这些东西下单以后,惊奇地发现,网上开始向我兜售种花工具四件套、拌土专用地垫子……最绝的是可能我在微信上透露过我受了脚伤活动不便,网上居然向我推销带轮子的花盆托盘,种花拌土时坐着用的小凳子,据说宽窄合适、高度恰当,带伤劳动一点不影响。

养伤第一周,基本卧床。一周后,遵医嘱,可以拄拐适当活动。网上的各种订单也陆续到货了。在老母亲的帮助下,我坐在“专

用”小凳子上,将养花工作推向实质性阶段。铺垫子、拌土、装盆、移栽 or 播种、浇水、摆齐。好在这些都基本用不到脚,不影响养伤,实现了养花养伤两不误。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,一通忙活下来,发现我家阳台上根本摆不下这么多花盆。除了花盆,还有一些泡沫箱子,轻便耐用,育种最佳。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网上及时向我推送了摆花用的铁架子,阳台地面摆一排,架子上再摆一排,完美解决。

母亲笑了。“你说要养花,怎么养的净是菜啊!”顿悟。是啊,可不都是菜嘛,还有几种水果,竟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花!

既然走偏了,就及时纠正过来。继续网购下单,还是既定原则,挑些简单的、好养活的花卉买一些,比如睡莲、郁金香、香水百合、玉兰花、龟背竹……

纠偏校正了养花工作的前进方向。但带来了新情况,其实还是老问题,就是地的问题,在哪儿养呢。阳台早已摆满。堆放杂物的设备间及时进入视野。虽然朝北,且是半封闭的,但是三面窗户,透光度强过阳台,放几盆花正合适。时间推移,脚伤愈轻,活动的空间、力度、强度逐步提高。和母亲一起,清理出了设备间。利用新买的花盆,还有一些既有的塑料箱子、塑料桶、茶叶罐子,将花卉苗和种子全部种下摆好。

设备间有个老物件,十几年前家里买的一个木制浴桶,占地较大,且无法移走,因为无处可放。我看着林林总总的盆盆罐罐,总觉得欠缺了点什么。花草果蔬,都是静物,少了点生机活力。要是配上点动物,增加点灵动性,岂不锦上添花。头脑风暴之后,闲置多年的废弃木桶,争取到了它在设备间的既有位置,更被重新启用,闪转腾挪之后脱胎换骨,凤凰涅槃,变成了鱼缸。

从养植物,到养动物,这是质的飞跃。房子太小,地方太挤,依然是制约养花养鱼工作的首要瓶颈。换个大房子,成为解决目前问题的必由之路。我的脚伤已经好了大半,春节后正常上班了。闲暇之余,开始到处看房,城里城外,郊区农村,出市出省,跃层、大平层甚至别墅。一个比一个大,一个比一个好,心动眼热,心思迅速活泛起来。除了价格太高负担不起,如果再不考虑上班上学太远不现实的话,其他都很好,完全符合需求。

一念灭,沧海桑田。理智终究战胜冲动。为了养物,费事费力费钱费周章,影响了正常工作生活,就是人为物役,实不可取。

也不用,伸手就抓了一条“撑腰糕”,直往嘴里送。母亲见状,就在我右手背上轻轻拍打一记:“阿四(我的乳名),看把你馋的,先洗脸去。”等到母亲用铜勺在汤罐里给我往脸盆里舀好两勺洗脸水,一条“撑腰糕”已经进了我的肚子里了。啊,我敢说这个“撑腰糕”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!

今天下午去看看住在乡下的98岁高龄的母亲。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太阳地里的藤椅里和80多岁的姑姑等几人唠嗑。见我,母亲的脸上半边开满了“菊花”,一边指着我拎了的大盒小盒,说:“唉,上次你拿来的丑橘、苹果、纸皮核桃、八宝粥还没吃完呢,下次来不要买啥哉。”我说:“好的,好的!”

母亲去小屋里搬出个骨牌凳让我坐下,问我学校里工作忙不忙,晚上看书写字还熬夜吗,等会带点韭菜、菠菜、大蒜上去,下次来那个尼麦角林药要买两盒了……母亲思路清晰,口齿清楚,腰板硬朗,耳朵灵敏,哪像个98岁高龄的老人呢?不知不觉,我也加入了水泥场上几位老人唠嗑的行列。

我与母亲开玩笑说:“娘,今年二月初二是3月11日,快了,你‘撑腰糕’还藏在米窝里吧?”母亲哈哈笑起来:“现在过年早不蒸你小时候吃的那种年糕啦,到二月初二那天我吃包你上次买来的雪片糕就是。再说现在哪有稻草编织的米窝啊,吃米多少只要打个电话给种田大户,不到半小时白米就送到家哩!”

我又与母亲开玩笑说:“那吃了‘撑腰糕’不是身体会更好吗?”母亲又是哈哈笑起来:“那是老辈传下来的一种说法而已,不是科学。”啊,母亲真是越活非但不糊涂,而且越有“文化”了。我愿母亲一直这样开开心心地活下去,活下去……

鼓浪屿的雷厝乐队

南京王丽秋

鼓浪屿是音乐之岛。一百多年前,鼓浪屿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,因为海边有一个巨大的石块,遇到海风巨浪就会发出响声,人们就称这个小岛为鼓浪屿。

当时这里人们主要以捕鱼为生,比较贫穷。多年后,下南洋而发达的巨贾们回来,在小岛上盖起很多别墅。他们采用从国外运来的高档建材,建造风格各异、美观、坚固的别墅。民国后,美国、英国、荷兰、日本……又在这里建造领事馆。

从海外归来的家庭,带来了西方、南洋的文学和艺术,音乐在这座小岛上兴起,钢琴、小提琴、夏威夷吉他比较普及。

从厦门轮渡到鼓浪屿,远远看到的码头是一架钢琴设计,好像是告诉人们,这个小岛和钢琴有关!

1982年,我第一次踏上厦门这块美丽的土地,到鼓浪屿游览时,漫步在街区,还能听到钢琴声、小提琴声从那古老的百叶窗飘出,让人心生感动。

随着时间无情流淌,老一代人的逝去,年轻一代离开,那些传统的音乐世家逐渐消失了。但是鼓浪屿的音乐传统,好像还是在人们心中没有离去。

雷厝是雷正中于1897年所建,1903年的一场疫情后,雷家衰败。到雷厝的第四代,雷永平和妻子叶恩慈,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传承鼓浪屿的音乐文化。于是一些音乐爱好者慢慢在这里聚集。很快就发展成一支有水平的电声乐队。

前不久,听说“雷厝夏威夷吉他乐队”在康泰路一位黄姓人家演奏,得到同意后,我去听他们的演奏。

当晚来参加演出的是几位吉他手和一位小提琴手,乐手多已进入老年,最小的估计也不会低于50岁。乐曲多为东南亚歌曲,也有一些西方古典乐曲。没有指挥,由小提琴手定了音准,然后开始演奏。来听演奏的也多是岛上的音乐爱好者。听众席也只有几张椅子,主人很客气地为来者递茶送水。

演奏一个多小时后休息。我和小提琴手聊起来,我说:“您的小提琴拉得太好了。”她说:“5岁就开始练琴了,琴拉得不好时,妈妈要打的。”还是童子功厉害啊!我还和弹夏威夷吉他的乐手聊了几句,他弹出来的声音真是太美了。他说,夏威夷吉他既能弹出海洋的辽阔,也能表达水缓慢流淌时的柔美。

临走时,我再向主人黄老师、向各位演奏者表示感谢。他们知道我很喜欢听他们的演奏,后来几次聚会演奏时,都提前告诉我时间和地点。鼓浪屿的后人继承了祖辈的音乐基因,我感受到他们对这座岛的深情和敬重。

唐诗里写雪的名篇信手可拈,下雪从来都是充满诗意的。这不,岁末年初的两场大雪,化作无数浪漫的照片和文字,竟“落”满了我的微信朋友圈。随之而来的,还有一句网络流行语——认真下着的雪。

暖冬让柔情万种的雪,渐成人间稀客。一旦有场雪下得有模有样了,自然带给人们惊喜与感叹。而我,许是文艺情怀不足,抑或经历过太多的下雪,总会在不经意间,成为一个站到诗意雪花B面的人。

童年大半是在苏北乡村度过的,那时的冬天总有下不完的雪,是那种鹅毛大雪。大雪断桥封路,上不了学的我,只好对着窗外白皑皑的天地发呆。却见邻家大伯捧着个热乎乎的粥碗,站在自家田头咧咧嘴笑着,兀自看飞扬的雪花落满地,然后将青青麦苗一点一地淹没。我有点不安地问母亲,大雪会把麦苗冻死吗?母亲告诉我不会,瑞雪兆丰年,大雪是来给麦苗送过冬棉被的,这样麦苗就不会受寒感冒了,还能冻死叶茎上的虫卵。

我后来知道了更多,如果不是那些大雪,村里所有种麦子的人家,都要忙碌起来,要给整个麦田铺上一层起保暖作用的稻草,一铺一收,那可不是一桩轻松的农活。原来飞舞的雪花不是来点缀冬天的,不是来搞诗情画意的,它是老天大冬天派来农家的超级帮工。

大雪落在麦田里是福音,落在我家房顶却成了一件忧心忡忡的事。我家是下放户,住的是生产队杂物仓库腾空后的临时安置房,土墙草顶,梁柱皆为碗口粗的毛竹。大雪压顶,那些不堪重负的毛竹不时会发出瘁人的吱吱声响。每当此时,父亲会惊现出平常少有的敏捷,迅速爬上屋檐下由数张凳椅搭成的高台,挥动一根顶端横绑一块短木板的长竹竿,一下又一下地从屋面往下扒雪。随后与赶来帮忙的生产队长一道,扛来捆捆麦秆,在堂屋中央垒起一个高高的草垛。那是为屋顶的可能坍塌构筑一道勉强的支撑。连续几个雪冬,那个小山似的草垛,都成为了我家室内的临时一景,直到过了大寒才会消失。

大雪来临,不是每个人都能围炉煮茶,或埋在舒适的沙发里听歌。在小区周围的街巷,不止一次,我的目光被那些疾行如风的外卖小哥吸引。那张张任恣意雪花扑打的脸,或青春或沧桑,却都能读到相同的表情——累并快乐着。曾在林立的写字楼群间,撞见过一位外卖小哥,一位年轻的父亲,他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提着外卖,依然还与时间在拼命赛跑着。那一大一小晃动着的身影,久久定格于我的脑海。那飞雪街头守着烤山芋炉迟迟不肯收摊的老汉;那为归家的丈夫和孩子掸去肩上雪花,又端上热汤热水的居家女子;那警服由蓝渐白仍立于十字路口挥臂双臂的交警……

雪下得再认真,也认真不过他们。在我眼里,他们和雪,都是一种风景。

城市笔记

诗意之外的下雪

南京邵小华

四时有景

南京琐记

母亲的「撑腰糕」

常熟马雪芳

农历二月初二“龙抬头”,我们这里那天早上有个吃糕的习俗,这个糕俗称“撑腰糕”。据说吃了“撑腰糕”,一年里你就不生病、腰杆子硬、走走路脚不酸、干活力气大、一家子生活红火。

小时候过年,家里经济困难,往往在除夕的前一天我家和隔壁的邻居各出一半糯米粉,合着蒸一蒸糕。趁糕还热着、软着,父亲用菜刀把糕切成一方块一方块的,每一块上按个红印。这时,母亲会挑一块最方正的糕走到床头上的米窝边,打开米窝盖,右手掏出一个米窝窟窿,把那块糕埋进去。这块糕就到了二月初二早上一家人吃的“撑腰糕”。

年一转眼就过去了,我们小孩子是多么留恋年啊,最好能马上回回头去再过一遍年。然而,年是铁面无私的,它是一直朝前走的。还好,米窝里母亲还藏有一块升箩大的“撑腰糕”呢,至少到二月初二的早上还有一顿糕吃吃。可是,二月初二姗姗来迟。我甚至去米窝旁伸手插进米里探了六七回那块“撑腰糕”了,有实在经不住“撑腰糕”的诱惑,就掐一片指甲板大的糕送进嘴里,甜、香,真是回味无穷啊!

二月初二终于来到了。那天早上,母亲把“撑腰糕”放妥在砧板上,因为“撑腰糕”在米窝里放的时间较长了,里边的水分基本被米吸走了,所以“撑腰糕”硬似砖块,母亲就努力着把“撑腰糕”切成一指半宽的条儿,“十”字形排在一只大瓷盆里,放在小锅里的筷架上隔水蒸,砧板上的一层糕屑拍打进粥锅里。这是我几次在二月初二的早上母亲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。有一次的二月初二我醒得晚一些。睁开惺忪的眼睛,就一个鲤鱼打挺,还未洗漱,直奔厨房。只见母亲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“撑腰糕”已经放在灶面砖上了。我筷子

烟火人间